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張　晃組垂　參閱

屠漸山集

疏

屠應埈

應制陳言疏　大祀

刑部　奏為應　制陳言事臣等伏覩　制命百官稽古議禮考　天地　日月　羣神合祀之是非博

采羣議責之必言廣聽克讓令天下之心以奉祭祀
臣等有以知　陛下之事　天明事　地察也臣等
竊聞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大於祭祭者
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　陛下慮大
祀之典神祇失位　聖心所格上通于天即此心也
祭祀之本立矣臣等伏念　陛下開兼容之路而臣
下犯緘默之戒誠有大不可者竊以古昔所聞并愚
陋之見為　陛下陳之竊惟　本朝大祀之禮所可
議者三而願加　聖心者四夫古之郊祀其詳不可

得開矣、禮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曰、禮地示、則天地之分祀明矣、自漢元始以後、議者牽合附會、廼合祀天地于南郊、后世沿訛襲敝、煙燎古典、中間分合之議迄無定制

我 朝驅逐胡元、統一中夏、凡典章文物、一舉先王之盛、而祀 天饗 帝、禮之大者、顧尚襲漢唐之舊儀、此其所可議者一也、古者天神地示之祀、必求諸陰陽、故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

師雨師天神之類也合之圜丘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地示之類也合之方丘至於六宗四望又皆有專祀焉是故陰陽定時上下定位分合有宜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后世孟春郊祀從以羣神配至千有餘位晉賀循已非之況其他乎我朝創立　郊殿縵以二十四壇去其淫瀆之祠稽之祀法亦云正矣然日月止一從祀而朝日夕月之初制弗行　神祇人鬼上下聚列而天地卑高之分未正此其所可議者二也　皇祖即位之初創制立法首建圜丘方丘于鍾

山之陰陽、每歲分祀　天地、又以仲春秋分專祀
日月、自十二年以後始創合祀之禮、則分祀亦　皇
祖之舊也。夫從祖而與古非合、固不若從　祖而循
古者之尤爲愈也、況王者之制、多更數世而后定、其
儀文制度、亦必潤色損益而後全哉　明之典、百六
十年海內又安、方外賓服、制禮作樂、稽古憲后、此固
其時矣。況　陛下制心、禮義見其精微、建中和之極
宜人情之所安、去百代之敝、文以復三王之舊、此萬
世一時也、此其所可議者三也。臣等又竊聞之、禮曰

天子之祭也與天下察之是故表文以備物修德以立本其御下也葢之如天容之如地照臨之如日月體元育物無有疾戾四海之內歡欣交通明德馨香上帝悅豫由是宣之樂以達中心之和故郊之樂六變而天神降地之樂八變而地示出此無他致和之極也伏惟　陛下懷保小民慎簡守令而郊祀之禮下詢臣工無間小大　帝王之德誠無以加矣臣等竊覩　制命之詞不無尚疾異同之論是以私憂過計誠恐在　廷之臣或有考禮不定執論不一。上干

天威。陛下因而怒之則雷霆之下。或多摧折者其於盛德誠恐少損萬分之一。伏望陛下體古聖人隱惡揚善之心。用其公言。容其拂逆。俟彼徐考而自定。則聖德益昌。而感神之本無不至所謂願加

聖心者一也。禮又云。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言愼之至也。夫以歲郊恒典。而先王至愼如此。況夫創建鴻業。廢百年之舊。以定中興之治。其可不愼哉。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郊祀之禮。陛下所謂巨疑者

也。聖志先定。卿士協從。固有不待言者。臣等尤望陛下告之 祖考。決之蓍龜。上稽 天心。仰承 列聖。夫苟從矣。乃命禮官稽洪時故事。刊刻 聖制頒之 宗室。及南京各省官員。俾其博考古制。俟以歲月。各列條件。上陳。必待人謀僉同。然後斷之 睿思。肇舉 大禮。則所謂大同之慶。身其康強。子孫逢吉者在是。所謂願加聖心者二也。國家大祀殿之制。規模宏麗。窮極尊奉。凡百六十年來。天帝降格。百神萃享。自近郊數十里望之。鬱然穹窿。爲 朝廷

南面巨業今日不毀而壇則　大祀殿將安置之萬一有所改易議及簷棟誠恐　天神震驚朝野異色而小民無知者亦必狂視駭聽訛言相驚大非　國家之利所謂願加　聖心者三也夫　殿宇既不可議室祀又非古禮則大祀殿必將存之而圜丘之祀又必建之他方其齋宮服殿朝房纍院亦必創爲新制與舊相等方丘之制又必與圜丘相等其人力工價玉石土木之費必將數十巨萬況今　仁壽宮先營壇起工在即誠恐今之財力有所不贍伏望　陛

下詔令戶工二部度其經費量今日之財力既周二壇之外足餘罔用幾年然後鳩集大工成之不日則陛下制豐儉之慮周而亦無時絀舉贏之患所謂願加　聖心者四也臣等下愚不足以對揚　休命謹昧萬死塞　明詔惟　陛下垂神明之聽以無忽芻蕘之言天下幸甚

送給事陳君使琉球序　　出使琉球

琉球王世子清表曰臣世被中國厚恩樹之島夷以濬屏東海外先臣　憑　天子神靈獲終于位孤臣

清議嗣惟是徵于元命弗敢專屬謹昧允介皆臣長史湖以識漸渡海至表以聞制曰可禮部議冊典備所宜使者其名上故事凡使二人而正使以給事中往時當往者率悒悒憂動色陳君應和爲吏雜左給事中有賢譽而君亦壯不憚往仍疏名上 天子素知其賢報允 陛辭復 詔賜玉帶麒麟服云屠應埈曰東南夷內屬者以數十琉球蓋其一云 高皇帝放驅胡元撫飭異域諸海外夷狄君長振慴 威德交臂屈膝以稱臣歸死而琉球始通貢獻中國

文皇帝時命使者就立其王賜之冊命被以印綬冠帶世為外藩臣得遣子入就太學于是琉球為寵王駸駸向聲教矣　天子躬聖德中興諸國益効職無敢墮怠聖惠光施存定荒裔而琉球之使也陳君實尸之行矣壯哉予嘗讀太史書至相如之使卭笮也道蜀蜀守令郊迎負矢以為寵而相如亦卒能其使事予未嘗不灑然心善之也至覩博望侯騫傳則以一介之使凌絕海外結軌殊域歷上古不王之國為漢鑿空向導隨流而援則又蘧然喟慕雖其行不挾

于古有壯志焉今以行人往來之域通外邦　内臣
而使者言海外則悒悒動顏色奚古今人之是遠也
陳君建　盛明之節照耀燕趙齊魯之郊浮江逆河
逾于淮沂錢塘之波騁于故里其守令亦將北嚮先
驅若相如然斯可謂寵矣而又馳東冶沿漳水踰無
諸之域横海東下梁彭湖指中山觀日月所出沒俯
視蛟龍巨鯨諸怪之嬉游也若陸行牛馬然蠻夷之
俗振于天使王侯以下羽冠螺飾蟲喘息迎謁而陳
君執符被服拱揖于其上知不知望之以爲從天而

下斯天下之壯觀極寵而博望騫所肆說而不得者也斯不亦壯哉抑君 天子之近侍臣也雖蠻夷亦將于君而覩式焉夫言動與取身之經而使之節也宣昭皇度茂貞使命以風示 天子之德于諸蠻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夫以陳君之賢而使事又壯不憚往其于茲也吾有以測之矣

任丘縣王君河碑 任丘

任丘去京師不數百里當燕趙齊晉之交水陸輻湊河自滹沲而下東南至河間又東逕于鄚莊渟流縈

紆又東南匯于陵城凡商賈之所貿遷區野之所浸溉百利是興灺壞攸賴也敷濬弗若泉源堙沉淵藪墳壚荻莽栽蕪于是民寔病焉蓋歲且十越矣邑大夫王君齊至之朞年則喟然曰夫令民者將導利而百播于下也民賴其利而淤其源則焉用令矣乃鳩工量材乎上董下物土之經因其便故徙庸之費取諸羨資順民如流民趨若赴不踰月而萬衆之功聿成甃迴源而達于邑凡七十里廣十餘尋亘以巨堤㚖若横帶較之往昔形利兼倍焉邑人士則相與言

曰嗟乎夫旨吾邑之建而水陸之勢兼便也自斯河之弗達也陸輓車挈肩負而跳馳凡百穀之任千夫之力弗若一舟之致也引泉鑿流挖甕行汲數里而一罷凡盡日之功不若瞬息之便也今茲之有河也舸艦鱗次帆檣下上千里之材五方之貨陸弗能致者不踰日而集于城下矣四民之所往來習勞而就逸者不行役而濟矣室廬相比周城而居挹之河而注焉若家汲而戶輸之足矣夫斯河之浚也王君之澤弗可泯也廼遂稱爲王君河云而邑博劉生逵等

敍其事乞文于予。予開而嘆曰懿哉所以名河之說乎。予讀召康公之詩。愛其人思其所說猶曰召伯召伯者焉。而況于經營敷引心力用命之所建者乎。惠流者思。功遠者世。渠稱鄭國。井美耿君。秦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夫高城深塹。邦邑之所以爲固也。創梁與利。循良之所以永譽也。夫斯邑也。任君城之。是故以任丘名焉。至于今民猶載矣。后之言王君河者。則自令始也。重休襲美。播之無疆。其將有徵于斯文乎

孫文恪公集

記　孫陞

新建巡按順天察院記　巡方

今上馭宇之三十有一年。巡按順天監察御史懋卿上言。臣幸得銜命奉使。以督察畿輔爲職所領重于天下郡國。而都城顧獨無治所。恆視事浮居之舍。章牘簡書。皮藏不密。掌故胥吏之徒。卑外暴見。人得狙何緣隙爲姦。甚非宜。臣請無敢別賦更繇。但以臣所蔽訟贖鍰之在縣藏者。庀材鳩庸爲署。得專心厲下。折姦萌。宜詔條便。上許之。無何署成。而京兆二縣

巡卿命良人也乃能以贖鍰爲公用耳

令造余乞文以記始事。余按御史之名。紀于周官。刺舉之典。昉于漢代。蓋古者政教流行。風俗齊同。上下交信。而邪慝不作。然猶孳孳不敢懈。天子省方。諸侯遵職。考禮申度以防其濫。采詩聽誦以求其微。然後鄉貢其俗。國問其政。而天下之情可知也。觀察之設基于是矣。去古既遠。淳澆樸刓。吏或旁法守利。而民至抵冒以爭刀錐。于是監郡察州之制詳。而衣繡持斧之使出。至于大郡之下。不制之豪。乘時藉資。詭法于紀。則司隸假節以督三輔。非獨遏強圉而備非常

抑亦抗威稜以風四國。恭因變制權。得其適矣。魏晉以來。因華靡一。然臺察之任日重于曩時。繩糾之權益彰于前軌。固弗之能易也　皇明建官。旣則周典而按部之制。猶采漢儀。御史大夫歲請于　上。分遣其屬巡行天下。內自都邑。外抵蠻夷縣道幅員萬里居下常苦國家尚得賢巡方數十人振肅綱紀天下不足治也之中。絕荒遠徼之外。恫瘝幽憂之疾。盜竊姦宄之情無不使旁燭。行省大吏二千石以下之賢不肖。出令之平頗。庶獄之詳濫。氓庶好惡之中和。邪僻無不使聽覽而變置之。大者奏裁。小者立斷。是以風敎覃于

四裔商賈邇于階闥。德刑咸暢而王路清夷也。御史之任于是爲重操柄既鉅而居處不肅。則觀聽褻而威頓渝泄之患生請寄之奸起故部使者所至。未有不重歷夜巡累棘嚴扃者也。而況京兆所隸近畿百里之內奔佚瓌詭之觀殊興乎五方綜猾浮淫之藪萃

（巡方之職倘能除去蠹吏即所謂里巷之俠不肖可也）

成于累盛與夫里巷之俠。三選七遷之民。時時綢閧都肆簡寬春秋番衛之衆。旅于道途。軍實營屯。兵務徵發之文。盈于几案。周防一逸機變立生。是故按治者常以魁壘宿資雄俊更嘗之材。然後能勝其任。夫

事與于常倫而制順于下國使夫位署失次建政無所本末相踰輕重衡決不稱之大者也百五十年曾無論自以逮于茲。豈誠未覩厥體哉無亦畏嫌于褱也爾矣惟 上宣二祖重光振百代絕業禮文規制宏亮粲備士逢其會而不能伸眉吐議舉纖遺邪慝虔廟帝紘恢王綱可謂失其時矣御史器能行論著于班行斐然有古風槩固宜言契乎聖聰而事立于當年也昔者陳國道廢內史以訊府新閔官。史克作頌余厠禮官又舊史氏也闕王政而不書沒賢臣之

嘉績弗紀則亦有曠懼焉爾按因二縣令之請而備論述之以鋟于石御史鄢姓豐城人辛丑進士

書

與李縣尹書　防倭

五月間倭寇千餘由滕山游濱擁入吾土焚廬舍屠生靈縱橫蹂踐于石堰內外數十里如入無人之境彌月飽所欲始航海去維時足下登城防守其猖獗逼城之狀不猶在目中耶今雖暫爾靖帖瀕海居民神奪膽喪遙見海艘夜泊輒率妻孥奔走山谷數日乃

旋室中財貨往往爲土賊所掠窮窘辟易言之傷心明年南風起寇或併力而來深爲可慮是故乘冬月閒假之時思患預防足下所宜加之意也國初防海之制甚詳歲久漸弛卽令集兵船塞水港出洋哨探據山環衆固自有主者乃若海塘以內抗扼其衝則封疆之臣之責矣昔人于塘外濬河塘上築墻下里甲分信地刻日畢工官不費而事自集擇將恃河以爲塹依墻以屯兵俾寇弗獲踰海塘侵內地也今墻或傾圮河或壅淤不乘時葺治之可乎鄉兵本農夫

然性頑勁其禦門庭之寇家自為兵人自為戰實勝官軍擇有行誼者為之團保之長製册籍勒名氏平居深戒匀黠以安其業臨事稍給雇直以結其心有能斬將搴旗畀之重賞夏末寇復窺虹橋鄉兵鼓譟而前卽遁入海亦其一驗也今名籍漸廢團保匪人不乘時申飭之可乎姚城四面臨江視他邑更覺險阻乃非乘之拒寇獲保無虞說者謂宜增高壘以壯雄關建敵臺以騁長技誠為有見矧今西壁多頹新塘未固不乘時修築之可乎修城之費取諸官則帑

善用鄉兵不出此言精

藏已虛取諸民則脂膏已竭。僕嘗過上虞，見張君銳意修城，詢之云，其邑預徵條銀。共計八千兩，以三千兩解軍門，尚存五千兩，請諸土宦，獲興茲役。僕思條銀預徵，闔省畫一。姚之戶口勝虞，徵銀必多，曾解幾何，尚存幾何，比例移文，是在足下爲之所也。吾姚災切剝膚，嘗各據防寇之策，城中人一說，江南人又一說，四鄉人又一說。夫同舟共濟，豈宜自相參商。僕意塘兵鄉兵多設藩垣，固所以護城中人矣。藉使塘不能守，鄉不能禦，江南四鄉之民，奔避于城中，則修城

增壘非即護鄉國人耶譬諸一身然城中腹心也江南啓齒也四鄉四肢也善醫者究標本投藥餌必期于全體皆安是故爲今之計葺墻疏河練兵修城所宜兼行並舉有先後而無輕重者也保障一方不可無訓遣遊擊之兵近聞召募勇敢已及千人矣無事坐食費出不經莫若選精兵五百人或用千人分兩番操練則名爲千人實止給五百人之費而臨時又得千人之用以策應鄉兵節其所廩給鄉兵雇直是又任足下剤量伸縮之也上生明盛之朝委質爲臣、

肯綮要害　此有　尤妙

輒思報　主。固知足下忠義之心。油油然不可遏。第官以父母名。誠宜視民如子。古人有蒲鞭示辱者。有催科政拙者。凡以生之不傷厚之不困。法三王之遺意也。昔者姚俗簡朴近古。諸凡讌會。僅僅成禮而已。比來士夫之家競爲侈靡。萃水陸之珍。誇金帛之盛。恣長夜之飲。耽劇戲之娛。此當承平無事。然且不可。況四郊多壘之時乎。僕願足下省刑薄罰。倡節儉以厚風俗。實爲政之切務。弭寇之根本也。夫弭寇必賴乎才將領。尤必賴乎賢守令。稽諸載籍。橫海樓船。雖

樹一時之勲、平居伐誅杜漸、其誰任之、魏尚守雲中、後皆以殳何奴遠避、不敢近塞、虞詡宰朝歌、賊徒駭散、境內皆敎將領者令之郡縣則不能問

平、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亦惟匪躬以關其芳焉耳、前守劉君既得罪去矣、其事尚爲未明、但劉嚴刑重罰、偏視其民、是以人弗憐惜之、今聞新守李君、實銓曹爲地擇人者、先聲既已慰士民之望、而又得足下不赴京朝、使誠上下同心防禦、寇弗入境、民獲安生其效可計日而視也、松江海口、新寇泊者十餘艘、勢殊可畏、奉化奔突二百餘人、又未知底止、寇情巨測

共來不顯于夏月、令羅丞遷官保籌應覲、萬一豺豕成群、構逆深入、飲馬于舜江之滸、足下病軀隻力、其何以攖之哉、不可不逆爲之慮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周立勳勒卣
　　　李待問存我　參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疏

議收復河套疏　　　　　　　　曾銑

夫夷狄之叛服無常，而中國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于易，庶幾杜漸防微。仰惟

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

天是宜舞干羽于兩階內治修而遠人服顧茲北虜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宜大二三年來入寇榆林內地傷殘遠邇驚懼夫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遡爾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旣固驅

先是虜入犯不要大掠延慶衮路遂出北來

除遂難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不知抽薪外患不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悉隸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為朔方

郡築城繕寨因河爲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畧唐初朔方軍以河爲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進陷靈肅河套復爲虜有卒不能制我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胡元遠遁漠北

成祖文皇帝三犂虜庭餘孽奔亡幾千里救亦不暇而又敢望河套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從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艸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

河守乃區區于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内侵擾中原 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 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寇宣大三關入套則寇延寧甘固生民荼毒全陝困敝已極此撥亂之功 天將有意于我 皇上

夫河套自三代以迄于今中國所守以界夷夏又我
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自

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蓄套虜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淩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而封疆之臣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　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縱擊其短者繼踵而至鼎鑊刀鋸而背森然其不敢心易慮者幾希況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曰姑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

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故敢冒昧輒以短見上塵睿覽伏乞勅下該部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墻之奏會集廷臣詳議可否如蒙采納特賜該部作速施行益選將材除戎器備芻粮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墻方議修築今仍輒有復套之議會極端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為數

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為患無期不防則為無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泛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寇驅其餘黨擯諸大漠臨河作險天險為池 皇靈既昭賊膽應裂很顧作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此社稷之計 聖子神孫之永圖也

一曰定廟謨周公曰戎狄是膺孔子作春秋攘夷狄以尊王室漢武帝之朝已治安矣賈誼且以為首足

倒置、深用痛惜、蓋以中國者首也、蠻夷者足也、不可紊也、　陛下德配　天地、明並日月、而閫外之臣、迺不能奉揚威武、汛埽腥膻、以嚴華夷之限、繼春秋之志者、臣竊恥之、醜虜以逆犯順、悖亂天常、王法所必誅而無赦者、今欲除之、先務其本、河套者、虜之巢穴、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寧居、守禦單弱、芻粮莫繼、歲掠之民。往往爲其先驅、畏虜之害、所向無前、將來生聚日繁、貪噬日恣、南侵之禍、深有可慮、趙充國屯湟中。漢宣帝主之于始、而魏

相卒成其終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贊閒者裴（此事帝實深為內主而朔謀下定者）度也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伏願 聖明先定此志命下廷臣大加詳議以爲長治久安之計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博選謀猷忠勇之臣付以閫外專征之任惟求底定不急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我 皇上文教既崇武功亦競中興大業巍然煥然商之高宗周之成康豈足以比倫也耶

一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

節目之詞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綱紀既立則戎事可興矣役發之衆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需餉三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雖善其勢寔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胆落輙與版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爲爰

整雄師張皇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搜套之策先制勝）勢必折侯其遠遁然後拒河為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發于衛所凡該口外為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為蹠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閒一頃是為閒田以養地力其緣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

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

黃河不可引如寧夏鑿渠可也

旱潦。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倣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稼穡虜騎難於馳驅。夫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爲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苦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畧也。乞勑該部預爲料理。三年之後以時而行。有未盡者。容臣次第蒐奏雖然屢年邊事廢弛將士怯懦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四月

先將隣近賊巢（其後兩次出勦得失相半）勦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力漸雄然後照　聖明無外之度闡　皇上牧民之仁多給榜文標示牌榜遍置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虜之民與問罪之師衆三年之役則順以動豫在師中吉矣

一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焉之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筭在我何往不濟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艸以住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十數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

寇之時勢，我軍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秋，深冬冱寒，彼東涯驅之水艸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此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攢槽牧曰夏秋虜馬強而我馬亦強冬春虜馬弱而我馬亦可其禍亦慘馬，替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忘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事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或聚而攻，彼分而守，付官騎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何月斯

賊。自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總督鎮撫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住牧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厲兵牧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還。守我分地。秋高之時。賊如復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況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墻。可使捷伐。如是三年。虜勢自衰。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 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為險。修築

墩隍。一如榆林守邊之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塡塞邊民。墻塹旣固。耕穫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寧夏之河防亦寬。而內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

一曰選將材。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能否勇怯。所係匪輕。如馬永之于遼左。梁震之守雲中。至今稱勇。亦以其能善戰料敵。不負專閫也。今三邊之將。謀猷勁悍未可謂無其人。而因循懦怯。襲于不振。一遇警發。遂觀望退縮。遠爲自守。叅總副叅遊等官。爵位漸高。志

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所以識田單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邊之廣。豈謂無人。但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故英雄豪傑之徒。往往雜于卒伍。雖有材美。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非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拘之。韓信拔于行伍。陳平起于亡命。感遇恩奮。遂建奇功。欲爲恢復之圖。必須大破常格。各鎮將領除中材堪以策勵者。照舊任事外。凡有庸流。別議任用。乃自指揮千百戶等官。以至摠小

旗夜不收等人員及屢年各處廢棄諳戍將領中間果有智勇超羣謀猷出衆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即以為千人之長可將萬人者即以為萬人之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布四體將兵出塞果能摧鋒破敵聽臣等覈實奏請即與實授或不次超擢以雄異材被沉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掃清朔漠以恢大業可坐而待矣然此特就復套而

言。不爲常例。如循常守舊。無所樹立者。令各復還職。其有畏怯逗遛。玩愒失事者。黜罰自有明典。夫復何言。如此厚賞以酬有功。明罰以懲不恪。爲將者亦將爭自洗濯。嫌于見棄。而武功日競矣

一曰足餉。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擬蒐套之兵。摘選馬軍六萬人。每人日給行糧一升五合。每日計行糧九百石。以五十日爲期。共該行糧四萬五千石。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共計銀五萬四千兩。每人日折鹽菜銀一分。日該銀六百

兩。五十日共該銀三萬兩。馬六萬匹。每匹每日料三升。五十日該料一石五斗。共料九萬石。每料一石。折銀七錢。計銀六萬三千兩。每馬草一束。該草六萬束。每束折銀一分。計銀六百兩。馱馬牛騾二萬五千匹共該草料銀五萬一千二百五十兩。山東槍手二千名。係是客兵。其人猛悍。欲致死力。糧餉宜加。大率每人每日須給銀六分。連往來路費。又約該銀一萬三千兩。外將領等官廩給等費。大約銀五千餘兩。共該用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兩。然此經常之費。語

其大略也。師行千里。風雨罷勞。敵愾禦侮。存亡攸繫。不有厚賞以結之于先。安望得其效力于鋒鏑之下。故必豐其衣食以壯其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兵有鬬志。將以增氣。雖數萬衆。合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强。平寇之期斯可卜也。賞犒之數大約該銀十餘萬兩。總計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征之費。比宣大山西每歲客兵之需。京運銀一百四十五萬兩。今陝西于年例防秋之外。亦捐此客兵之數以克復套三年之費。非甚難

集。不然淮折每歲餘鹽銀兩不下七八十萬。以此供億。尤屬相應。伏乞敕下該部擬議。先發帑銀四十萬兩。交付總理糧餉大臣。督同延綏陝西寧夏三巡撫處。預先會計召買。聽候行軍之費。其中十萬兩。作為犒賞之需。外更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別項挪移借用。仍令預備輜重。待時而行。則食足兵強。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

一曰明賞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故勛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

妄施。雖分毫不與。昔孫武斬宮嬪而吳兵可用。穰苴誅莊賈而軍士股慄。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仰惟 皇上明罰勑法。令甲昭然。有邊功者。特加陞賞。而失事將領。即械繫誅譴。可謂勸懲之公矣。然臣思之。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平日久。戎務漸弛。紈袴之子。罔知兵革。三軍之士。習于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臨陣退縮。逗遛失事。無怪乎其然也。至于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賊首級而羣數

十人爭之。在巳既不免于傷殘、且縱賊不追。而投間抵隙、反爲虜所擒者。往往皆是也。合無請勑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賊者。雖無首級、定爲首功。而爭搶首級者。與凡退縮觀望、買賣冒奪之徒。繩以重法。戮之以徇衆、務俾畏我而不畏敵。法曰威克厥愛允濟。此之謂也。然欲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況玩愒之餘。衆心渙散。廹之以威則離。循而拊之。三軍之士。溢如挾纊。臣請給發帑銀之外。再乞勑下該部擬議。詳著條欵。明降榜文。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

心知所趨避夫有賞以誘之于前有刑以驅之于後則士卒感恩而畏威有勇而爭奮矣

一曰備長技漢書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爲表裏斯爲萬全之術今虜賊之長技不異于昔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欲求相爲表裏殆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蓋天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盡其利與無技等耳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盞口炮毒火飛砲只式奏請伏蒙

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此年禦虜賴焉今秋于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盞口砲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炸炮十萬筒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爲表裏庶可鞭撻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

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于此而不宜于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于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爆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盔甲神鎗等器原爲私藏者例也而盞口砲長短鉄銃律條旣無該載而寇爲籌邊破虜之公器伏乞特勅該部不以爲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于山西陝火器兵仗皆宜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爲復套之資益成造而後教演于平中自造京師所製所作非所用之人身得盡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

鬧也英毅不然虜技精強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李待問存我　參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疏　　曾銑

總題該官條議疏　條議復套

臣看得各該撫鎮等官勘議復套事宜，雖議論詳略不同，而僉謂河套之當復，與夫勢之不可以不復者，

所見皆同，但兵糧措置之規，攻守緩急之序，不無少異焉爾，蓋事體重大，人情所難，固有不能比而同者。臣奉欽依，有參酌之責，敢不悉心以爲聖明告乎，夫河套之復，賴有天下之大機，惟在審天下之大勢，以起天下之積痿，庶幾文武全功，帝王大業，可運諸掌矣，何謂大勢，夫河套者，西北之樞，全陝之喉吭也，三代秦漢，並列中原，迨我 皇明，盡入版圖，顧承平日久，武備浸疎，虜因竊據，漸致繁衍，蓋禽獸之孳息者既蕃，而虜畧中國男婦又衆，以此穹廬四望，勢益盛

強遂爲門庭之寇貽中國之患出套而東則宣大三關受其害幾何爲之震恐西則甘肅蘭靖蒙其蹂洮岷爲之戒嚴入套而南則全陝延慶等處無不遭其侵掠聚耳目之所睹記如嘉靖十九等年以迄于今山陝邊薊之間殺略人畜無慮百數十萬蓋虜處其便中國失其險不有以制之則益啟裔夷輕侮之心將來禍患不可勝道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極重不可反此憂國者之所當察也何謂大機夫有非常之才而後能建非常之業往古不暇悉矣肆我明興有

太祖之聖而後能驅逐胡元有　成祖之聖而後能三犂虜穴　列聖相承海內熙洽虜時剽掠經略未邉不惟狃於治安之可恃抑亦贊襄之者無其人今我　皇上文德武功丕昭無外敬天恤民憂勤不息每開邉警宵旰靡寧故嘉納復套之奏即下之臣等具上方略頃者三邉風動陛師氣倍而醜虜且畏遁矣誠使忠計之臣不懈於內謀勇之將忘身於外復此舊壤以除禍階郡縣其地而守之有方詎止百年無事耶是河套一復非惟廣地遐發　皇閫遠邁百

王近配　二祖惟我聖明有可致之資爾故曰天下
之大機夫知其機審其勢亦爲之而已矣禦戎之臣
猶懷觀望甲乙可否鮮能振勵使臣愚趨自之意孤
危莫遂遲延不決者夫豈拂其故哉良由畏懦之徒
嬰瘕痺之疾慈知巧之說膠結人心已非一朝一夕
雖忠臣義士亦不能不爲其所駭此不可以不辯也
凡邊方撫轄之事付之於文職戰陣之事付之於武
職而又擇大臣以總督之朝廷制虜亦愼重矣柰何
將官每出於豢養罔知夫忠義遇賊不戰擁兵自保

遂使賊勢猖獗無所忌憚而文職諸臣坐守城堡莫辨真偽一倡百和遠邇同聲始則邊徼之飾辭終成朝野之通患遂信以爲虜寇真不可抗此戒俱惟謹備之爲尚而猶不能見焉是使中國武勇趦趄無聞士卒見賊不匿則匿此其病痿之原也故聞臣復奏之議惟聖明鑒之有志者壯之識者是之其藥於邊人之痿者或曰賊猶伏虎也官軍進發入虎窩也虎之伏也尚能爲害捽起而搏噬之勢將莫禦夫自邊患以來賊之侵軼憑陵者不知其幾生民荼毒所不

恐言非由我（後卒以腊造暖諒朱秋崖中丞當諸吏僕曰岩不能破曾饒樂西市也逐仰藥而死可爲忠士短氣）軍之蒐套也若尚以爲伏虎不知行虎之禍果何若也臣以爲伏虎尚莫敢攖則行虎將益畏縮矣他人畏縮猶可委也當事任者而畏縮爲心不有負於國乎或曰套地險要固當復也但我兵少又素脆弱終難與敵也夫兵貴精不貴多也中國不患無兵而患不練兵誠使各處巡撫兵備等官於根餉器甲之具於鼓舞綏輯之方各修其職總副叅遊等官於科尅冒占之弊於愛恤操習之規知所戒勉則所在兵可使勇且知向義何虜之不可破哉昔周

瑜以三萬之衆破曹瞞百萬之師李靖定襄之捷以三千而破突厥十萬衆寡强弱豈有常形耶惟在善將者馭之而巳或曰九邊之守歲費巳極若加復套尤爲不貲財力殫竭將柰之何夫成大事者不計小費不一勞者不永逸此定理也即以宣大三關言之客兵歲費百五十萬今常併守然亦歲常百二十萬直以百年爲準須錢穀萬萬猶未巳也若復套之費不過宣大一年之費其屯守修築不過再倍三倍事巳集矣設以爲難備可獨豊于宣大而嗇于陜西三

邊也況套地旣復則郡縣其地將來賦稅足供三邊之用地闢民聚有裨中興之大業所謂大事者在此而小費豈足惜哉或曰中國者本也夷狄末也不務本而事末未可也臣以爲虜寇不使百姓安堵本末之說似也今之虜患不知果可以爲末務而坐視之乎九邊騷動中原驚擾近者被其戕害遠者苦於徵輸內帑告匱宵旰靡寧有坐困之形無底定之日此諸葛亮所謂往與住勞費正等故復套以袪其害正所以安民非以厲民也所以厚本非以逐末也或曰

兵法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緣邊分地而守惴惴焉惟恐失之且不能免乃欲督兵於征卯套內大虜誠惧夫主客之莫當也此知攻守之名而不能盡其變者非善策也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今臣習夫火攻之法助以槍箭之長考察地利攻以車陣馬步相兼水陸並進欲進賊莫能禦欲止賊莫能撼內有聯束之堅外無衝突之患加以斥堠嚴明賞罰必信雖三千之士可當虜萬騎兵志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致人而不致於人賊之營

陳庶其近之。或曰套誠復矣，全陜之地可免虜患，賊旣無巢，侵掠不免，獨不多宜大之憂乎。此不知中原一體之勢，而秦越視天下者之說也。夫虜之所以侵軼無忌者，為其視中原之無人也。若果奮其武勇，逐之河外，剗刷之餘，兇喙自遠，其敢以一河之隔而復肆猖獗耶。況宜大諸邊自有防禦之兵，初非與彼以守此也。凡此皆方今之瘻，漸成大癰，賈誼所謂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者。正此之類，豈不可為痛哭也哉。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堂堂天朝被

侮於醜虜，此臣等義不受辱，甘心馬革之時，他尚何恤哉。但恐群瘝弗瘳，有誤大計，故不敢隱默若此。漢有謀臣曰晁錯者，議削諸侯地，蘇洵曰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虜寇之强不减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苴以苟免於身之爲者鮮有不以臣爲愚者，惟賴聖明辯之於早，斷之於獨，審其勢，運其機，以起夫天下之沉痼而已。請將各鎮巡撫都御史謝蘭等，鎮守總兵都督等官王縉等

此時已慮分宜矣

各省呈內條款相同者以類評議特出者隨事發明其有一得之愚諸臣所未議者併行開具前件用塵
御覽雖未敢以為復套方略亦區區芹曝之微忠也

計開

一恢復河套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河套乃中國之故地也自受降故城久棄不守移鎮榆林河套盡為虜有盤據年久巢穴已成誠腹心之疾也以形勢論之山西河曲保德之間與套虜僅隔一河是以虜賊由套大舉深入或犯三關或犯宣大而直隸

內地亦可長驅而入虜賊入套夫豈深入或犯平固或犯延慶而陝西省城亦皆為之震恐且甘凉以西之蕃在虜止有一線之路而蘭州尤孤若河套不極力一復則諸鎮之受害不已其不復套之害有如此者方今大小臣工果能恊虜賊之勢復了翁之譬決逐之於沙漠之外然後據河為險築墻為防受降之城可以復之外而宜大三關可保無虞內而平固延慶可高枕而臥矣其復套之利有如此者夫套之復與不復諸鎮之利害昭然可見此其形勢之不得不

復也。再以時機論之，方今之時，天下富強，虜雖縱橫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富強，驅一大縣之虜，勢若反掌耳。況我　皇上有復套之心，而壯總督復套之奏，執政之臣，仰體　皇上之心，而贊襄復套之事，以其時則可以有爲，不爲則過時而難圖，以其機則順而可行，不行則禍發於莫測，此其時機之可復而不可失者。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虜自據套，漸致繁滋，蓄禽獸孳息者既蕃，而掠去中國之人又衆，以此勢日衆強，穹廬益固，遂爲門庭之寇，誠仁人之

所隱憂也方今聖人在上德合上玄威震百蠻時宜宵旰憂邊兵食軫慮佐以運籌之賢舉中機宜是以俯俞總督重臣復套之請命上方略期復故宇真中國之曠舉而振古之鴻猷也蠢茲醜虜其何足平耶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本院嘗揣測形勢較量彼己復套之役有六可焉請言其寔夫河套延袤計二千餘里延寧邊垣已一千五百餘里若因河為固較其長短多五百里比之守墻其易十倍三時務農不煩戍守止須冰合然後防河鑿冰為塹壘冰為

垣，比之守牆，易猶三倍。此關靖寧夏河曲保德地有恒規，一可也。一虜入賊居野處，一帳之外，便為敵國。我則有烽堠燧以為守，城郭溝池以為固。虜馬地凍草枯，膘騰已減，春時冰解尤甚，阻隘我則閉廐而居，芻豆而牧，此天時地利，彼短我長。若選驍騰之騎，簡鋒銳之卒，冬春之際，因其近塞，遣往速靖，襲其營帳，（注：復一武不須大舉只宜多方擾[illegible]）掠其牲畜，虜必遠徙，但數百里內，不復敢牧，則河套（注：若知[illegible]人[illegible]取[illegible]法旁白[illegible]安矣）之半已非虜有。此近時名將王劾梁震屢有成績，二可也。一寧夏一鎮，勢據上游，利於舟師，婦人任女二

背以一艦周行套區斬捕首虜若探雪山之木下蘭靖之後大造戰舸閑習水戰進出虜後軼其不意破其營帳時走單舸重募死士風雨昏夜砲擊其壘虜益驚擾三可也一寧夏地饒利擅渠堰穀粟可備饋餉之粟方船而下沿河再守順流而運不煩車牛其易百倍四可也一全陝屯地多極膏腴以本院屯田之法治之不煩益費卒乘可增花馬定邊地多閑曠以本院營田之法推之比諸偏老利當幾倍平日則併營田之粟備之寧夏以助軍役套復則移營田之

人耕墾沃壤以寔邊堡五可也一吉囊諳子盤據套內勢雖盛强然胡虜之情利在剽掠東寇西盜北擾南侵勢非株守如辛丑壬寅與夫甲辰奔內殆空俟其既出縱遣營帳不過一二萬人我以十萬之師水陸並進勢必遁徙但師及河岸分布舟兵截據渡口虜縱糾集醜類求逞報復然鞍馬之技難用於洪濤渾脫以浮難當乎戰艦比及河凍諸堡已完如前而守焚爇草萊千里赤地虜望必絕六可也

前件

看得諸臣所論援古證今理明辭直僉謂河套當復此正臣所謂有大機有大勢而不可失者獨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欲假精兵先襲取其營帳何有開隙乃圖覆其巢穴祇慕梁震王効之爲殊有戾於光楊中丞所謀甚可用襄愍此論不免猶迂明俊偉之業茲師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苟聲其據套竊伏之罪以復我中原自有之地數其屢年侵掠之慘以雪愚夫愚婦之仇大揭榜諭昭示四方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我 皇上爲天地立心爲萬民立命用春秋之法以嚴夷夏之防將見堂

堂之陣，正正之旗，天威所加，如雷如電，賊雖虎狼，孫

不殄滅，奚必襲取而甘盜竊之事耶，且數百里外，遙

往遙峙，人馬困踣，得不償失，縱僥倖而成功，虜人終

不震讋，至於俟其大舉，他侵，方行遶套，尤為不武，況

亦在偵探何如耳

賊之出入無時，而我師之期必難一，以此因循，殆不

可以歲月計者，若夫屯田營田之議，雖若慎重，然此

施於復套之後可也，苟待此而為復套之資，是望梅

林而止渴，未知有濟於緩急否也，

一修築邊垣，該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先巡

撫余子俊徙鎮榆林，寔欲為復套之規，但壯志未酬，沙磧是宅，樵蘇斷絕，糧運艱遠，雖竭全陝之力，勤內帑之餉，而匱乏之時，闘士無宿飽，識者尚以為憂。然八十年來，屏蔽內地，虜不能窺，因以為亦無不可。近年則舉衆深入，震撓全陝，坐受其弊而不資其利，此智計之臣，所以欲成先志而恢遺烈也。夫使邊垣可築而可守，可也，柰何龍沙漠漠，亘千餘里，築之難成，大風揚沙，瞬息尋丈，成亦難久。且東守宜大，西守花馬，已二千里，防秋之費，百數十萬，帑資已告匱矣，再益

以千餘里之邊、費且過半、成既難守。守亦難繼、是故保全陝之安。竟天下之力。紓西顧之憂、復套之外、別無長策。

前件

查得先准兵部覆議具題奉聖旨虜據河套、久為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虜復套為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你部裏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着銑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略、道邊墻干

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看就要害處修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不許浪費，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准該部委官運解京運銀二十萬兩到臣，臣遵照欽依內事理陸續給散過修邊軍夫口糧鹽菜犒賞委官廩糧架糧官軍馬匹料草等項，并造器收買硝黃鉛斤等項，動支共用過銀一十七萬三千餘兩，并築修邊堡支過糧料草束，俱另行造冊奏繳外，今准議稱該鎮邊垣難以修

築而又以復套為恢遺烈臣聞成化年間虜大住套
邊疆少警使當其時以築榆林之工移置河南之地
因河為城守易百倍奈何舍此不為而區區榆林之
築千有餘里沙漠是宅樵蘇斷絕糧餉艱難務近忘
遠以致賊得潛滋據我河套而延綏將士因界此墻
遂分彼已亦拘拘然惟頹垣之是依而不知守之尺
寸失之尋丈矣有遠慮者方且惜之而拔本塞源不
能不望於今日也夫何遺烈之恢哉至謂復套之外
別無長策則能仰體聖諭臣愚何敢別議

一選擇將材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夫三軍之命安危之主懸于主將今時之將未必非賢顧皆承平待次擺邊此防守之常調復套若乃進征追討深入沙漠探虎穴踐龍庭百餘年所希濶之舉也昔秦遣蒙恬漢遣衛青霍去病乃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今得若人矣乎竊觀數十年來踰邊一戰者絕鮮但聞有邊巡度幕不敢輕進者有擁衆數千見虜輒遁者驅此出塞雖定討于內料敵于外竊恐臨利皆決死生冒白刃冒矢石固將領事也然猝遇變故心易

慮、使馬謖傷明于諸葛、（足特咸寧且鎮甘肅矣）任福貽訣於韓琦、是豈指授者之罪哉、違節制以自敗耳。爲今之計、若不大破常格、而仍以承平習故之流、膺此非常之任、是鉛刀而錯節也、大抵出塞之將、當以驍勇有膽略者爲上、不限以資品、不棄以小過、大者爲主將、次者爲偏裨。但期可共吾事而已。若夫機微謀畧、自有駕馭指示者先之、不必以此求備、愈難得人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積粟治船、儲材訓士、文臣可能、若夫聯十萬之師、驅遺虜出套、則須有統馭之才者一人

爲大將驍雄敢戰者二三人爲前鋒習知水戰有一人率舟師此非素簡有不能得伏惟廟廊留意

前件

看得選將乃方今首務臣前疏已具正與者臣之議相合乞勅該部將各處舉到謀勇將材不拘品職惟才是使某堪爲大將某堪爲裨將遇有陜西三邊將官員缺即將推補勘限前來俾軍旅重務得以及時整飭庶免因循誤事夫選之旣愼待之貴優果有奇功不次陞擢異常賞賚蹈常失律顯行大罰雖首將

亦不輕免選擇既定任之必專非有勲勞不與轉遷如此則人自琢磨事可底績矣

一選練戰士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軍士不選則戰陣不堪原數不足則行伍空虛軍士不堪與無軍士同行伍空虛與無行伍同訪得陝西各鎮人馬俱多老幼不堪且各營俱不滿三千之數或八九百一營者有之或一千五六百一營者有之查其弊源夫豈無由蓋老幼之不汰者選法之不立也軍數之不足者冒破影占之弊多也今之欲復河套必須

行令沿邊守巡兵備等道將軍士食粮文冊盡予到官親詣各營各堡將出征軍士老幼不堪者盡行革回原堡將各堡見在軍士逐一揀選武藝頗閑年力精壯者盡數以補各營每營務足三千之數其盔甲什物務要打造完備堅固鮮明以壯軍士之膽以威敵人之心如是則軍足而兵精矣夫軍士選擇既精行伍既定必須嚴訓練之法振頹靡之風每營三千既有將官以統之仍委各道方面官一員以監之每五日一大操一日一小操大操令一營人馬而操之

始之以下營演陣，不許仍前兒戲，儼如臨陣對敵。三令五申，節制凜然。左右進退，鬬戰如法，不亂。形圓而勢不散，少有差錯，即當重責。兵器與火器相兼，長兵與短兵相撓，卒伍有聯屬之法，離合有變化之妙。耳熟金鼓之聲，目識旌旗之色，左右東西無所不可。此則演習戰陣之法也。至火器爲禦虜長技，尤該多備，大約預備五層，頭層打畢即退，再裝火藥，二層打之。二層打畢即退，再裝火藥。三層打之。四層五層無不皆然，周而復始。火砲不絕，久則演熟，可以破衆摧堅

矣。下營既畢，逐一閱試火炮，較其騎射，驗其槍刀，射馬箭者，以槍刀骨朵馬軍引之，馬上前後左右輪舞器械，久則不惟身手和輭，攻擊便利，抑且馬性馴習馳驟不乖，人馬相得，衝鋒破敵，如蹈平地耳。由是大行賞罰，毫髮不相假借，雖騎馬不便利者，亦罰之。而無宥焉。其小操每日操兩司人馬，三日六司操完，其操演賞罰之法，亦如前例，如是大操以立戰陣之規而小操以節軍馬之勞，行之三月而軍士改觀，行之一年而成效可覩，軍知將，將知兵，將爲賢能之將，軍

爲節制之兵任意指麾所向無前河套不足復矣。

前件

查得先爲脩積弊精簡練以修武備事臣議將延綏寧夏各添設按察司兵備官一員分駐神木縣花馬池地方專一清理軍伍沙汰老弱每營務足三千之數修除戎器督同各該將官時加訓練固原鎮見有兵備副使亦就責成一體簡練仍各另請勅以掌其事如河套巳復添設官員應否留革別請定奪等因於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具題訖又爲飭軍旅

備長技以禦虜患事臣議將各鎮總副叅遊等官兵馬裒多益寡務足其數如有不足以守備協同等營兵馬凑合成營聽調征勦等因又將臣前添設兵備之議申明具題該兵部覆議聽征之兵備行各鎮撫鎮官作速整理添設官員咨行吏部仍候臣會議修邊復命至日另行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到臣通行各鎮撫鎮等官欽遵將各營軍士凑合成營以聽征勦中間老弱不堪充數者因防秋緊急猶未沙汰選補
此將臣標下奏調各營官軍三千員名督令中軍千

把總等官嚴加訓練臣仍不時躬親較閱數月之間若走營下陣打放矢石坐作進退擊搏攻刺之類靡不精熟煥然為三千勁卒使各鎮將領果能事修厥職特加練習有不可教之軍不能為之事哉所以寧夏撫臣王邦瑞稱臣中營氣如虓虎威若雷霆使諸將精采皆然可以橫行匈奴良有以也如蒙乞勅該部查臣前奏事宜於延寧二鎮各添設按察司兵備副使或僉事一員寧夏於花馬池駐劄凡黃河以西人馬屬舊有兵備河東人馬屬新設兵備延綏於神

本縣駐劄凡鎮城以西者屬舊有兵備鎮城以東屬新設兵備并固原兵備副使各另請勅專一清理軍伍沙汰老弱稽查粮餉修除戎器公同各該將領時加訓練其訓練之方各鎮撫鎮等官從常酌處如河套已復添設官員應否革留另議奏請定奪